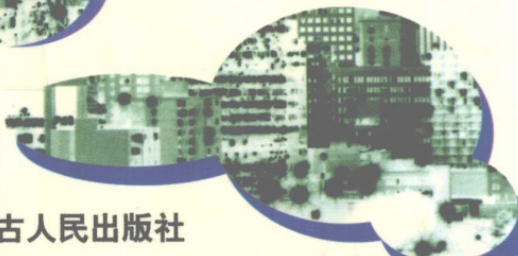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最畅销网络作家扛鼎力作

# 跌落在云端

慕容雪村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无论成都还是深圳  
不管地狱还是天堂  
理想和爱情的烟花纷飞幻灭  
城市的角落里四处突围的是  
我们激昂澎湃寂寞无比的……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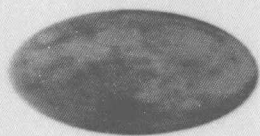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204-06685-5



9 787204 066858 >

ISBN7-204-06685-5/1·1215

定价：20.00元



# 跌落在云端

慕容雪村/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跌落在云端/慕容雪村著-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 
2004.5

ISBN 7-204-06685-5

I.跌… II.慕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T29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3976 号  
责任编辑:赵建红

## 跌落在云端

慕容雪村 著

出版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印刷:河北省廊坊市胜利印刷厂

880×1230 毫米 大 32 开

12.5 印张 290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204-06685-5/I·1215

定价:2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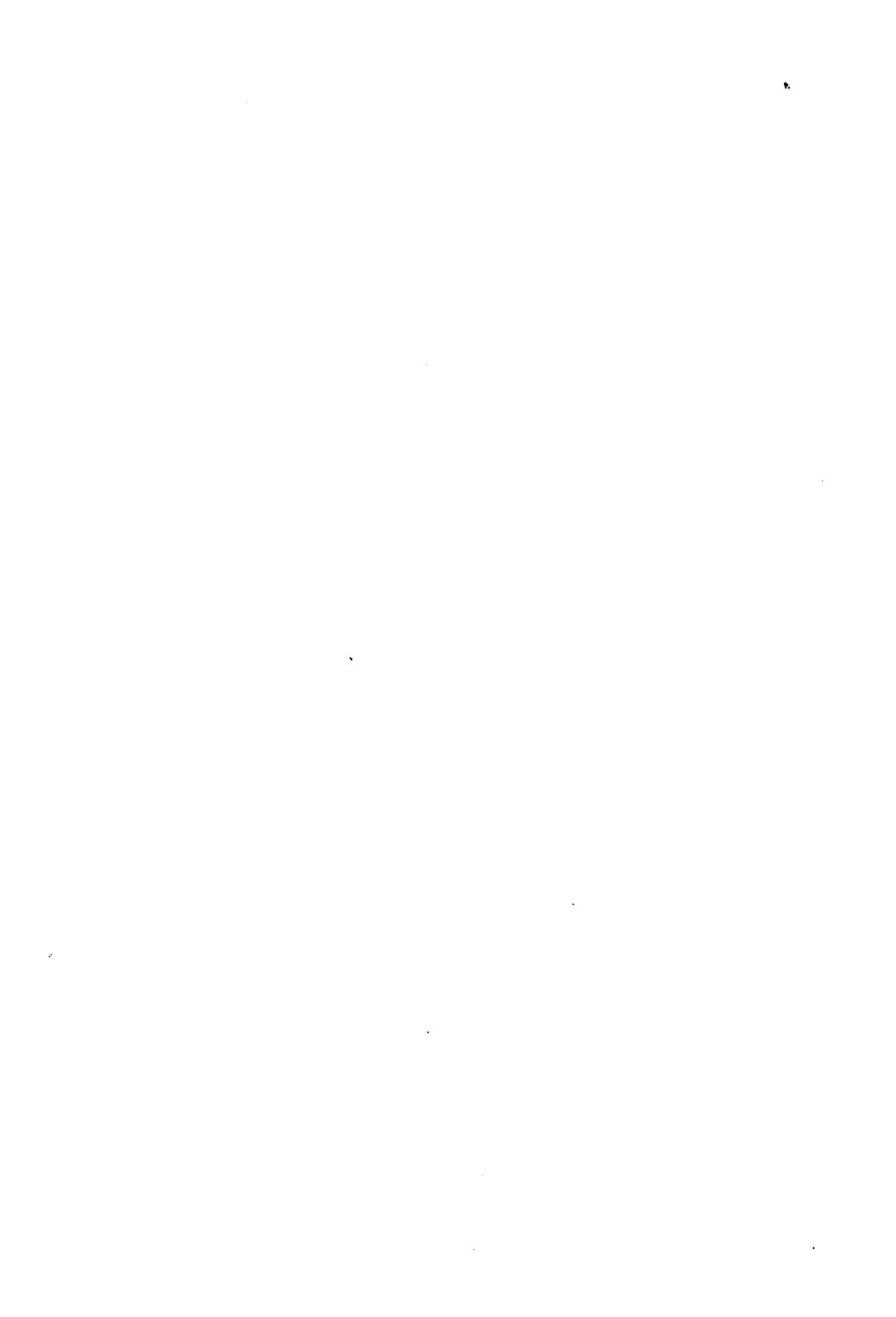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- 当青春被性绞杀
- 文字就灭绝了爱情
- 男人和女人都变成了灰



成都

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



# 1

凌晨的成都格外安静，经过青羊宫时，我突然想起和赵悦第一次来这玩的情景，我们俩闭着眼去摸墙上鲜红的“寿”字，我摸到了那一撇，赵悦摸到了那一点。

下班后，赵悦给我打电话说西延线又开了一家火锅店，问我去不去尝新鲜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浅薄啊！就知道吃，跟猪有什么分别？

我那天火气很大，总公司提拔董胖子当了总经理，这厮和我同时来的，长得跟猪头一样，屁本事没有，就知道拍马逢迎。我今后居然要在这种鸟人手底下干活，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。赵悦在电话里哼了一声，说你要是不去我可跟别人去了啊，我说随便你，你想跟人上床我也不反对。说音刚落，电话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想赵悦摔电话时用的力气可真不小。

在电话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我知道自己有点过分，赵悦没有错，但我就是不想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挟着皮包走出来，三月的成都到处烟尘飞扬，让人烦躁。我到路边的烟摊上买了一包贡品娇子，盘算着该去哪里过完这个郁闷的周末之夜。想了半天还是去找李良。

李良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第二年就把公职辞了，专职炒期货，不到两年就弄了三百多万。有时候我想命运这东西你不信也不行，上学时怎么也看不出李良有投资的本事。他那会儿净围

着我转了，像个小跟班。

我估计他这时候不是在睡觉就是在麻将桌上。麻将是他惟一热爱的“体育运动”，大学时曾经连续做战37个小时，输光所有钱和饭票后，拍拍屁股对我说：“陈重，借我十块钱，我去吃点东西。”后来听说他居然昏倒到校门口的小馆子里。

我赶到时桌上已经坐了四个人了。三男一女，除了李良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李良看见我，叫了一声傻X，说冰箱里有啤酒，客厅里有影碟，卧室的床头柜里有个自慰器还没用过，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，另外三个人都笑。我说日你祖宗，走到牌桌旁买了两匹马，问：“打多大？”坐在李良对家的小姑娘告诉我，五一二，我摸了一下口袋，那里还有一千多块，估计足可以应付了。

李良给我介绍那三个人，两个男的都是外地的，来跟李良探讨炒期货的经验，小姑娘叫叶梅，是个包工头儿的女儿，正式名称叫什么建筑公司。我开了一罐蓝剑啤酒，走过去看她的牌，叶梅穿一件红毛衣，下身穿一条紧身牛仔裤，胸部丰满，腰肢纤细，两条修长的大腿轻轻有节奏地颤动着。

打了几把之后，李良起身让我，去鼓捣他那一堆音响器材去了。我刚坐上桌，就点了叶梅一个清一色，两百。然后手气就一直不顺，一把没胡过不说，不是被人自摸就是我点炮，几圈下来，一千多块就折腾光了。我叫李良，“再拿一千块来”。他嘟哝了一句，把钱包扔过来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。

赵悦问我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打麻将。”

“挺快活啊。”她的口气冷冰冰的。

我说还行。顺手扔出去一张六条，赵悦在电话里继续冷冰冰地问：“今天晚上是不是不回来了？”我说可能要打通宵，让她不用等我，赵悦一声不吭就把电话挂了。

接完电话后，手气开始好转，连连自摸，清一色，碰碰胡，而且



几乎每一把都有一个加番的“根儿”，两个家伙开始诅咒我，说牌旺人不旺，小心老婆出事，我光笑不说话，一把一把地往裤袋里塞钱。到半夜三点钟，我第四次把一副清一色的牌搁下时，叶梅站起来说：“不打了不打了，今天的牌出鬼了，没见过手气这么好的。”

盘点一下战果，除了原先的一千多全部回笼，我还另外赢了3700，相当于我大半个月的工资。顿时心里一阵舒畅，倒了两杯果汁，递了一杯给叶梅，然后坐在沙发上背诵李良的诗：“生活突如其来，真他妈的。”

这所大学时跟我一起参加文学社，我当社长他写诗，骗了不少文学女青年。

这个钟点比较讨厌，要睡睡不着，回家吧，肯定会惊醒赵悦，向她汇报行踪，跟着吵上一架，邻居们早就对我们的夜半歌声和摔碗声烦透了。要是不回家又没处可去。我叫李良的外号，“你娘，走，哥哥带你喝酒去，顺便送美女回巢。”

李良把车钥匙扔给我，打着哈欠说他不去了，让我送两位哥哥回酒店，送叶梅回家。出门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叶梅，“跟这厮在一起小心点。他不是好人，有个外号叫摧花和尚。”

叶梅笑着问他有没有菜刀剪子什么的，李良说不用，“他敢起色心，你就踢他裤裆。”

凌晨的成都格外安静，经过青羊宫时。我突然想起和赵悦第一次来这玩的情景，我们俩闭着眼去摸墙上鲜红的“寿”字，我摸到了那一撇，赵悦摸到了那一点。我说：“你一定能长寿，‘寿’字的根都被你摸到了。”她笑得花枝乱颤。这个时候，赵悦该睡熟了吧，她一定开着灯、抱着我的枕头，嘴里还哼哼唧唧的。有一次我出差回来，轻轻地走进屋里，她就这副模样。

叶梅拿出一支娇子点上，问我：“陈哥是不是想到情人了？笑得鬼头鬼脑的。”我说是啊是啊，我正在想你呢，一会把两位哥哥送到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她说我可遭不住嫂子的耳光。我



笑笑，心里邪恶地想，只要遭得住哥哥就行呗。

我对性诱惑一直缺乏抵抗力，李良有一首诗说的就是我：

今夜阳光明媚  
与荷尔蒙一起飞奔  
成都。你的肌肤柔软  
如我忧伤心情  
在上帝的笑容里裸体行走  
三月的盐市口我无可选择

无可选择就是从不选择的意思，李良不只一次批评我“连母猪都不放过”。然后开始掰着手指头数落：大学里黑糙的体育老师、体重三百斤的酒楼老板娘、丑得让人跌倒的肥肠店服务员，还有一个爱吃大蒜的炸油条姑娘。每当这时我就批评他不懂欣赏女人，体育老师光是海拔就让人景仰，有1.77m，绰号黑牡丹；酒楼老板娘珠圆玉润，简直就是杨贵妃再世；肥肠店服务员身材绝对魔鬼，胸围36F，走平路都会仆倒，脸没着地胸先到。“你没觉着我的油条情人特别像咱们班的丁冬冬？”李良没话说了就会嘟哝一句，“烂人，你倒真不挑剔。”

送走两个男牌友，就剩下我和叶梅两个，我故意把车开得极慢，歪着头看她。叶梅在我的注视下开始不自然，脸慢慢红了。我“嗤”地笑了一下。叶梅有点生气：“笑啥子？”我直奔主题，问她是不是处女。她狠狠地瞪我一眼，“后悔没从李哥那里拿一把刀子，一刀割了你！”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跟你讨论这么技术性的问题，就表示她不反感你的勾引，而且据说深夜是女性防御最薄弱的时候。我借口倒视镜的角度不够，停下车，紧贴着叶梅的身体去调整镜子的角度，她微微抖了一下，但没有躲开，我顺手搂住了她的细腰。叶梅抗议：“你好歪哦，你再这样我下车了啊。”我长叹一声，把手抽回来，叶梅小声说：“谁让你赢老子的钱。”我听见这句后心中狂喜，把她一把搂过来，跟着嘴也贴了上去。

# 2

**不经意间一天天过去了，父母老了，我也已经长大。成都的生活如此平淡和缺乏细节，以至于我觉得所有文学和戏剧都是虚构。**

在我的眼里，成都像一个百家混居的大杂院，我初中时住在金丝街，离香火茂盛的文殊院只隔百十米，经常随父母去烧香，跟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喝茶聊天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，不经意间一天天过去了，父母老了、我也已经长大。成都的生活如此平淡和缺乏细节，以至于我觉得所有文学和戏剧都是虚构。

送叶梅回家后，我累坏了。叶梅似乎对我的表现也不尽满意，下车时态度冷冰冰的，让我很沮丧。我把车开到温哥华广场的地下停车场，把座椅放平，躺在上面就睡了过去。

醒来后腰酸背疼，看看表还不到九点。有个家伙敲敲我的车窗，问我有没有备用机油，我打开尾箱提出一桶来说给你了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之一，李良这辆奥迪A6上至少还有十几桶。想起公司业务我就郁闷，这几年我至少为公司贡献了三个亿的销售额，二千万的纯利润，董胖子屁也没干居然还爬到我的头上。

今天的成都阳光刺眼，像所有习惯夜生活的人一样，我本能地逃避太阳。《四川法制报》这期有一篇文章说“黑暗的东西永远

见不了光”，我想我如今也成了社会阴暗面了。而就在几年前，同一个我还是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呢。车载CD里传出许美静忧伤的歌声：

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……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……烟花会谢，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

突然想起赵悦，心中有点疼，就到人民商场的黛安芬专柜给她买了一套调整型内衣，花了七百多。赵悦说她这几年缺少运动，乳房有点下垂。其实我一直都不会体贴人，看看身上的名牌西装，都是她替我添置的，心里很为昨天的事感到内疚。

赵悦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神情专注，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。我把黛安芬放下，转身进卫生间放水冲凉，出来后看见她脸朝里躺在床上，我抱了她一下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接着我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睡梦中听见赵悦在旁边接电话，“我老公在家呢，说话不方便，你改天打给我吧。”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。问她：“有情人了？”赵悦老老实实地点头。我说不错啊，长出息了，赵悦笑笑，说人总是要进步的嘛！我问那厮干什么的，赵悦说是企业家。我坐起来拍拍她的脑袋，“咱们说好了，骗到钱分我一半。”赵悦说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。

我戏谑地笑着，“咱们家的政策就是鼓励外遇，争创外汇嘛！”

赵悦也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比我低一届，是92级的三朵校花之一。我们学校当时经常有社会上的小痞子进来骚扰，赵悦和前男友在树林里亲热时，被小痞子们抓了个“现行”，男朋友裤子没穿利落就跑了，据说刚回宿舍，避孕套就从裤腿里掉了出来。赵悦正打算闭上眼接受凌辱时，我和王大头喝酒归来，跟那帮家伙一番力斗，保住了赵悦的名节。我相信每个男人看到当时的赵悦都会想入非非，她只披着一件衬衫。如果赵悦不是我的老婆，我一定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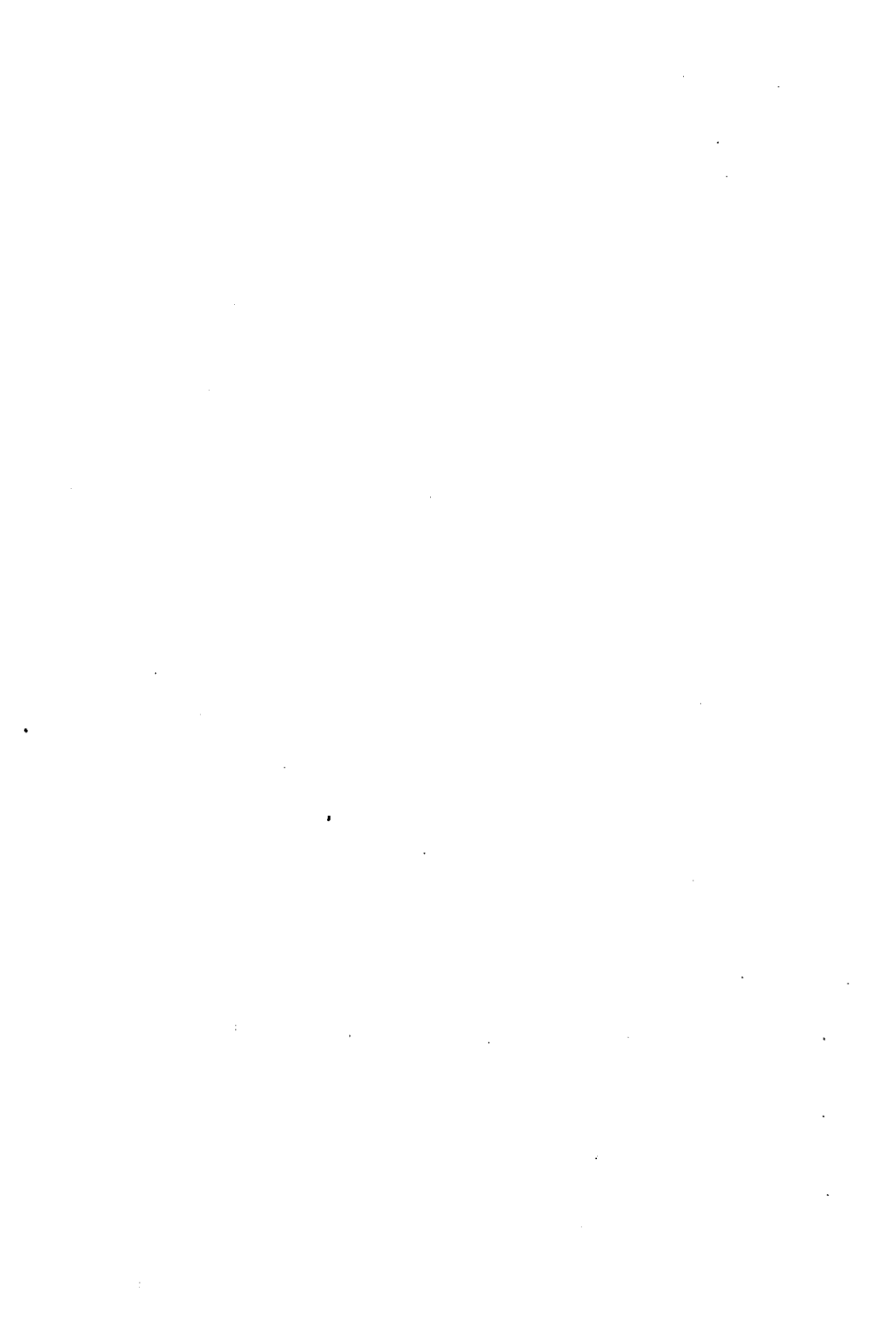
愿意回忆这段往事，换个说法，如果早知道赵悦会成为我的老婆，我当时还会不会行侠仗义，就值得研究。李良经常说我的生活充满悖论，主要指的就是爱情。到现在赵悦还不敢见王大头。

我并不认为赵悦生性放荡，大学里交几个男朋友，有几次婚前性行为，都不算是人生污点。事实证明赵悦从那以后一直是个淑女，温柔体贴，对我忠心不贰。但我还是一想起那天的事就心里犯堵。生活啊，你只需要知道概况，不能深究细节，把一切都看清楚了，活着也挺没劲的。我发这番感慨是有依据的，董胖子有个朋友，搞了一个换妻俱乐部，据说90%以上的夫妻从这里出来后都直奔民政局。

不过赵悦在这一点上特别没出息，老辩解说她那是第一次，还遮遮掩掩地暗示没有完全进去。当你表达了你的宽容，而对方却说根本不需要你的宽容时，真是够火大的。于是我改变了策略，先安慰再教育，最后进行严厉打击，让赵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“第一次也好，第一百次也好，性质相同，你知道我从来都不重视数量；全进去还是进去一半或者只是在外围打转，都是性交，你知道奸淫幼女什么标准吗？触摸说，只要碰着了就算！”

社会学家研究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研究我这种“明知绿帽还要戴”的丈夫的心理的，我常常想我在外面经常性的犯规，会不会是出于潜意识的报复心理？但说起来也没什么可报复的，我在认识赵悦前至少有过三四个女人，体育老师就是其中之一，和赵悦谈恋爱之后，有一次上完体育课，我们还在一台“健翔”牌健身机上发生了关系。

对赵悦自称有情人这事，我没有过多去想。女人嘛，总是会用一些小把戏来引起别人的关注，《围城》中的苏文纨想通过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的斗志，结果没有成功，我对赵悦虚构的企业实也缺乏兴趣，赵悦说总有一天她会带来给我看看，我说他要是真敢来，我一定“奋然大怒，勃起还击”。



# 3

**“对工作坚韧不拔，对利益淡泊宁静”，我想直娘贼的太监，还想拿我们当牛马使唤啊？都是打工的，你装什么大馅包子？**

总公司派了几个人来对前任总经理进行离任审计，顺带做一下政治思想工作，通知我们开全员大会，二百多人把会议室都快撑爆了。会上一个太监模样的家伙絮叨了半天，告诫我们要忠诚，多奉献，少索取，不但任劳，而且任怨。有一句堪称经典，“对工作坚韧不拔，对利益淡泊宁静”，我想直娘贼的太监，还想拿我们当牛马使唤啊？都是打工的，你装什么大馅包子？然后就听见他点我名：“陈重经理是公司的业务骨干，这些年来做了很大贡献，血气方刚，敢做敢当……只要大家和董总同心协力，四川分公司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！”听得我心里一阵腻味，知道这都是董胖子的把戏。

这厮肯定跑到太监面前装乖孙子，笔记本摊在膝盖上，脖子九十度向前梗起，一脸肥胖的微笑，汇报完思想动态，再顺便踢我个撩阴腿，“陈重嘛，业务能力强，但和同事工作配合不太好。”我扭头看看他，这厮很风骚地穿一条背带裤，正伏在桌上记笔记。我暗暗骂了一句：“X你妈，心想这也值得你往本子上记？”

散会后，董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开始春风化雨般的思想工

作,说他对总公司的任命也感到意外,先后拒绝几次,说自己能力不够,还推荐我做总经理。但总公司以为:“你能力虽强,经验不足,还需要再磨练一下。”

我心想你放屁,这话要不是你说的算我瞎了眼。胖子说完后跟我装亲热:“我晓得你,你娃也没把总经理的位子看在眼里!”我说哪里哪里,卑职才疏学浅,嘴上没个把门的,正需要董总您这么成熟老练的人多多指导。胖子笑得那个灿烂,我乘机给他出了个难题:“您看我的工资是不是该涨一涨了?我现在正在供房,经济上实在困难。还有,我们销售部作了那么大的贡献,凭什么工资比内勤还低?”他肥胖的笑容一下子冻住了,像一大滩晒化的冰淇淋。

我召集销售部的员工开会,夸张地挥舞着拳头,“兄弟们,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我已经申请给大家加薪——你奶奶的刘三,抽烟不给我?!”刘三笑嘻嘻地扔过来一支红塔山、周卫东点头哈腰地给我点上,“董胖子反对加薪,经我再三哭诉,他终于同意向总公司争取,我们就看董总的吧。”我故意把“董总”两个字咬得特别重,心想,“董胖子,让这一百多号人爱我我没什么办法,让他们恨你可就太容易了。这么多人同时加薪,至少使四川分公司的预算超支20%,你要敢跟总公司反映,不挨板子我跟你姓,你要是不反映,我看你娃还怎么管销售部?”

会议室里烟气腾腾,这帮家伙听见加薪比过年都高兴,汽修部主管赵燕大声说:“老大,要是真涨了工资,我们就凑钱给你包个二奶!”刘三说你想给老大当二奶就直说,别偷偷摸摸的,角落里有个家伙接过话茬,说就是就是、我看赵燕的奶也挺大的。一帮下流鬼都笑,赵燕看了我一眼,脸红得跟漆过一样。其实我早就感觉这姑娘对我有点意思,只不过瓜田李下,君子袖手、兔子不吃窝边草,我怎么好意思白天板着脸教训人家,晚上却伸手脱人家的裤子。

吃中午饭时王大头来电话,问我能不能搞到“川O”的车牌,



我说搞是搞得到，就看给谁搞了。大头说你就当是我耍的吧。我说那行，晚上叫上李良，咱们到皇城老妈喝两杯，酒桌上再谈。

王大头毕业后去了公安局，刚报到就坚决要求不坐机关，非要去当片警。当时我和李良都骂他傻X，他说你们才是傻X，然后发表了他著名的“权力论”：因为片警可以腐败，而机关干部只能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在演讲的最后，他表现出一个怀疑论者的素质：“机关里的科长每月拿千把块钱，片警据说可以拿几千，你说哪个官大？”

事实证明王大头的英明，五年以后，他已经是一个繁华商业区的派出所所长，有车有房，比毕业时胖了整整四十斤。我常常打击他，说四十斤啊，要是猪肉都够你吃一个月的。

下班后开着公司的桑塔纳赶往市中心的皇城老妈火锅店，看见王大头正坐在包间里跟女服务员吹牛。王大头也算是文学青年，藏书万卷，以欧美文学居多，王自诩过目不忘，但不止一次说道格拉斯写的《物质生活》和《情人》如何如何，写《海底两万里》的凡尔赛如何如何。我走进包间，这厮正跟小姑娘痛说家史呢，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”我喝了口茶，说还不如改成“君生日日被君包，君死又被人包了”。小姑娘红着脸出去了，我说大头，你他奶奶的又想祸害良家妇女。大头憨厚地拍着肚皮，说他那天看见赵悦跟一个帅哥走在一起，表情暧昧，“你娃头上冒绿光了哦！”

保全了赵悦的名节，我和王大头达成共识，绝不将此事外传。过了几天，赵悦请我们吃饭，她那天衣着朴素，不施脂粉，从始至终一直低头不语，我说你老不说话，我们哥俩也喝不高兴。赵悦眼含泪光说她只想说一句：她对我们俩的恩情没齿不忘，但如果第三个人知道了，她就立刻自杀。我和王大头异口同声地发誓，说我们如果说出去了，就是狗娘养的。回宿舍的路上，王大头说了一句话将我深深打动，“赵悦其实挺可怜的。”我说就是就